

空间与时间的自由游戏

——《坎特伯里故事集》中的戏仿与解构

王绵绵^{1,2}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北京 100081;
2.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杰弗里·乔叟的诗体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鼻祖,该作品首创了英雄双行体,为乔叟赢得了“英国诗歌之父”的美誉。作品一方面通过戏仿西方传统中的一系列典型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让弱势方对强势方施加权力来颠覆组合中的权力层级关系,还以更多细节打破各元素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突出组合的不稳定性,最后通过模糊概念元素之间的边界来彻底解构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呈现意义的“自由游戏”和“不可判定性”,展现了乔叟在文学思想上超越同时代(甚至后来数个世纪)的独特性与先驱性。

关键词:解构主义;戏仿;空间;时间;身体;性别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5-0061-04

雅克·德里达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意义在二元对立(即“两个术语中的一方支配着另一方”的“暴力等级制度”)的框架内被定义。^[1]从古典时期起,西方哲学和科学传统的特征之一便是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对立概念中的一方总是享有特权,控制和支配着另一方。德里达追溯了一系列按照等级分层的二元对立概念,通过“适时推翻等级分层”的方法,从根本上质疑特权概念的统治地位。^{[2]25}然而,解构主义不止简单逆转了权力等级关系,而是通过“推翻和取代概念秩序,以及与概念秩序相关的非概念秩序”,模糊了二元对立之间的界限,最终导致文本中意义的“自由游戏”(free play)^{[2]329}。

相较于古典文本,学界通常认为后现代理论天然更适用于现当代文本。本研究通过解构主义视角重读杰弗里·乔叟的诗体短篇小说集《坎特伯雷故事集》(约1387—1400年),以其中“商人讲的故事”(关于老夫少妻的家庭纠纷故事)为例,展示该作品如何展现时间/空间二元对立层级结构的不稳定性与模糊性。推论过程从“身体-空间”/“心灵-时间”关系组出发,推衍至“男性

-心灵-时间”/“女性-身体-空间”关系组,层层递进地展现解构主义视角下西方传统二元对立层级结构的“不可判定性”(undecidability),为后现代理论与古典著作的结合方式提供范例,赋予其超越原时代的意义。

一、“身体-空间”/“心灵-时间”关系组的戏仿与解构

“身体-空间”/“心灵-时间”的二元划分在西方哲学和宗教传统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柏拉图哲学充斥着大量把身体比作禁锢灵魂的“监狱”或“坟墓”的隐喻,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是将灵魂从愚蠢的身体欲望中解放出来,从而培养与人的心灵和理智本性和谐共处。^[3]

在“商人讲的故事”中,心灵与身体的二元对立传统随处可见。例如,年老的男主人公詹纽瑞(January)声称自己“必须思考的是我的灵魂我愚蠢地消耗了我的身体”时,并将“心脏”和“肢体”并置(“我的心脏和肢体四季常青”),作为身/心对立体的转喻^{[4]194}。传统上,身/心对立体还与时/空对立体紧密关联。由于身体总是占据一定

的空间,所以身体与空间往往被看作相互联系的概念。而心灵超越了身体的空间性,能够通过记忆(心灵旅行到过去)和预期(预测未来)的方式穿越时间。在新婚之夜,詹纽瑞想象着晚些时候与梅行房的场景(“在他心里开始/对她来说是个不祥之兆,并预料到/那天晚上他会如何把她搂在怀里”),代表了心灵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4]539}心灵进行时间旅行的特征使它与时间紧密关联,二者又与身体的空间特征形成对照,构成传统上非常普遍的二元对立模式,即“心灵-时间”概念组与“身体-空间”概念组的对立。

除了概念的彼此对立,作品中的“身体-空间”与“心灵-时间”关系组还戏仿了传统的层级化排序,将一方(思维、时间)凌驾于另一方(身体、空间)。“商人讲的故事”清楚地展示了这种罗格斯中心主义范式。首先,詹纽瑞的身体并不在市集,却能在头脑中看到女人的面孔和形象“掠过他脑海”,仿佛“身处市集的公共空间”亲眼见证,从而感受到心灵通过“思想的和内心的眼睛”超越了身体的空间限制,获得了身临其境的体验,这恰恰证实了“心灵-时间”超越“身体-空间”的权力地位。^[5]

而“空间”概念则长期作为“时间”的“他者”存在,是“静态的、视觉的、外部的、空的、物质的和死的”,“必须被时间和意识推进运动、时间化、内在化、填满或赋予生命”。^[6]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心灵超越身体的空间性,是高于物质领域的永恒无形的力量;“身体-空间”则受限於充满偶然性与变化性的物质领域,被视为相对低级的概念。首先,头脑在西方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中被看作高于身体的无形力量。柏拉图将灵魂视为身体的向导,将之比作驾驭思想和身体的御马者。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精神和自然层级划分的先驱奥古斯丁则认为,人类自从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以来便受到肉欲(即贪欲)统治。^[5]此外,“身/心”常与“时/空”相关联。亚里士多德认为“‘场所’仅仅是包含于其中的身体的终极极限;由于身体总是被限制、被包含的,所以所有身体都在场所中”。^{[7]160}笛卡尔以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区分为基础,认为“我之所以为我所用的头脑不需要任何位置,也不依赖于任何物质”。莱布尼茨进一步指出,由于“心灵……本身不占据空间”,因此心灵“可同时运行于多重空间”。^{[7]256}

“商人讲的故事”通过人物独白表现了对永

恒性、持久性和可持续性的憧憬,从而戏仿传统上对“时间”的偏重。例如,詹纽瑞在对比妻子和财产对于男人的价值时说:“任何其他礼物……就像墙上的影子一样,转瞬即逝:/但别害怕——让我来清楚地告诉你,妻子会长久地存在,她在你的房子里停留/比你预期的还要长久”。这段话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所有权与对财产的所有权(相对更晚出现)并置对比,认为后者因为持续时间更短而价值更低。詹纽瑞的内心独白也充满了对持久性、可持续性甚至永恒性的憧憬:他自豪于自己的“心脏和肢体四季常青/常年月桂盛开”;他“总担心”如何能进入“永恒的天堂”;他在新婚之夜“向上帝许愿……那一夜能永远持续下去”,再次证实“心灵-时间”的优越地位。^{[4]256}

然而,人物对于传统二元对立层级结构的认同并不能概括作者的意图。事实上,乔叟正是在重现二元对立结构及其等级性的基础上,挑战权力方概念的地位,以此从根本上对这种二元对立思想进行解构。德里达认为:“解构对立体首先是在特定时刻推翻层级关系”。^{[1]41}在“商人讲的故事”中,“身体-空间”/“心灵-时间”的对立结构也发生了类似逆转。尽管前文例证突出了这种对立结构及其层级关系,该作品也通过其他文本细节解构了这些关系,时常将“身体-空间”概念组凌驾于“心灵-时间”之上,颠覆了前者低于后者的传统观念。例如在婚姻关系中,身体因其功能性而受到重视;与之相反,情感的价值却被贬低。詹纽瑞结婚是为了“生儿子,获得继承人”,认为“爱情只不过是幼稚愚蠢的东西”。^{[4]64}又如,他描绘了詹纽瑞“在心中、在脑中构想着/[妻子]多么新鲜可爱”,^{[4]388}用“心脏”指代灵魂的传统由来已久且延续至今,“心脏”和“头脑”依附于身体,却被看作灵魂寄居的场所,挑战了心灵超越身体-空间限制的传统观点。

为弱势概念赋权是解构的第一步,即颠倒二元结构中的优先次序,将注意力从主导概念转移到从属概念,从中心转移到边缘,从而打破传统层级次序的稳定性;然而,简单地置换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并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逻辑中,即停留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商人讲的故事”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构“心灵-时间”/“身体-空间”概念组,使概念之间界限变得模糊,权力关系不再稳定,最终使权力结构在“不可确定性”的自由游戏中瓦解。例

如,在前文提及的“心脏”和“头脑”并置的例子中(“在心中、在脑中构想着”),使这两个身体部分成为心灵的转喻。“心灵”与“身体”的内涵在此相互交织,从而模糊了传统二元结构的界限。另一个例子来自“眼睛”意象。当詹纽瑞幻想各种女性时,他“让自己的思想与内心的眼睛/游移于住在附近的年轻女孩身上”,作者将“眼睛”与“思想”并置,身体部分再次成为心灵的转喻,通过视觉概念强调其精神内涵。这也体现于商人关于爱情的评论中:“爱情永远是盲目的,看不见的”。^{[4]386}“眼睛”与“心脏”和“头脑”在乔叟笔下成为兼具身体和心灵含义的混合体,指向对立维度之间的模糊界限。乔叟将亚当身体的赤裸与灵魂的孤独并置,并使二者聚合于“独自”一词,以此模糊了身体的需要与灵魂的需要之间的界限。

二、“男性-心灵-时间”/“女性-身体-空间”关系组的戏仿与解构

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指出,“父权制二元思想”(即“从两极对立的视角看待世界并其中一方优于另一个方的思想”)倾向于把“女性”与“身体-空间”对等,而把“男性”与“心灵-时间”对等:“根据父权制思想,女性居于对立体右侧,即父权制认为地位较低的一侧;而男性被认为是居于所有对立体左侧,即父权制认为地位较高的一侧:可思考理解的一侧。”^[8]

“商人讲的故事”也通过大量细节戏仿了这种对应关系,突出弱势概念(女性、身体、空间)之间的联系性。例如,男主人公詹纽瑞的大量独白以“嫩肉”比喻年轻妻子作为女性身体的价值:“如果你爱你自己,你就爱你的妻子;没有人讨厌自己的肉”,“嫩小牛肉胜过老牛肉。我不想要三十岁的女人”。^{[4]175}此外,年轻妻子的身体被看作生育的场所(“人们可以虔诚地/娶一个妻子以便合法地/生育孩子”)。^{[4]238}叙述者赞美妻子的价值时,把女性贬低为男性的“财产”(“她是他财产中最好的部分”),提出男人“应该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在她身上他就可以产出子嗣”。^{[4]58-60}此时,叙述者通过短语“在她身上”将育龄女性的身体比作肥沃的土地这一象征物质空间的典型概念,认为身体的生育功能是女性唯一的价值。

然而,男主人公与男性叙述者的观点并不代表作者的意图。相反,乔叟通过将“女性”与“心灵-时间”“男性”与“身体-空间”相联系,展现

了对“男性-心灵-时间”/“女性-身体-空间”这一传统结构的矛盾态度。首先,“男性”与“身体-空间”相联系的例子在文本中比比皆是:詹纽瑞十分重视身体能力,鼓吹自己“四肢有能力、有活力”;贾丝汀纳斯将男性身体与土地并置,认为既然“人们应该最关心/向谁交出自己的财产或土地”,“难道不应该更谨慎地决定/把[自己]的身体永远交付给谁?”。^{[4]249}贾丝汀纳斯对男性身体的贞洁如此谨慎,纠结于应该把身体“给予”谁,这一点令人诧异,因为此类话语往往出自“父权化女性”(patriarchal woman)之口。“给予”身体对于传统女性意味着把灵魂交付给她们所依附的男性,所以女性在性选择上往往比男性谨慎得多。乔叟此处一反传统地强调男性人物性选择方面的谨慎,不仅赋予身体以精神内涵从而模糊身/心界限,也突出了“男性”与“身体-空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文本还将“女性”与“心灵-时间”相联系,暗示女性具有比男性更强大的心智能力。例如,詹纽瑞曾列举大批帮助过甚至拯救过男性的传奇女性。普罗瑟皮纳(Proserpina)也曾指出女人擅长操纵男人的技能(她们可以“发誓,哭泣/相互指责,狡猾地责备,让男人像鹅一样无知”)。^{[4]1056}女主人公梅(May)对老年丈夫和年轻情人的操纵印证了普罗瑟皮纳的话。尽管丈夫詹纽瑞建造花园围墙将妻子限制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内,但拥有聪明头脑的妻子通过控制情人的空间位移,突破了来自丈夫的空间制约:她用蜡为情人达米安仿制了一把花园钥匙,并且“向达米安打手势”来下达指令,提醒他何时“迅速溜进”花园,何时“走开,然后爬上附近的一棵树”。^{[4]935}达米安乖乖听从她的差遣,失明的詹纽瑞则对于达米安的在场毫不知情(“这里没有人,只有我和你,亲爱的妻子”),既否定了男性相对于“女性-身体-空间”的掌控权,也否定了“女性”与“空间”“男性”与“心灵”的传统联结。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在此过程中还特别提到梅对时间的运用(“尽管耗费时间和汗水,总会有/爱能找到并以某种方式使用的诀窍”),暗示女性可以通过心智和时间找到办法控制男性身体的空间位置,从而呈现出颠覆传统二元对立组合的新模式,即“女性-心灵-时间”对“男性-身体-空间”施加强权力。^{[4]945}

三、结 语

本研究以“商人讲的故事”中的时间/空间关系及其相关二元组为例,以解构主义视角重读英国文学经典《坎特伯雷故事集》。作品一方面通过戏仿西方传统中的一系列典型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另一方面通过让弱势方对强势方施加权力来颠覆组合中的权力层级关系,还以更多细节打破

各元素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突出组合的不稳定性,最后通过模糊概念元素之间的边界来彻底解构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呈现意义的“自由游戏”和“不可判定性”,为这部诞生于七个世纪前的古典作品提供了全新的后现代解读视角,展现了乔叟在文学思想上超越同时代(甚至后来数个世纪)的独特性与先驱性。

参考文献:

[1] DERRIDA JACQUES. Positions[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41.
[2] DERRIDA JACQUES. Margins of philosophy[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329.
[3] WARD GRAHAM.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ostmodern theology[M]. 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216.
[4] CHAUCER GEOFFREY. The Canterbury tales[M]. Oxford:FLTRP, 1996.
[5] CHAMBERS A B. The mind is its own place; paradise lost[J]. Renaissance News, 1963,16(2): 98-101. 99.
[6] MITCHELL W J T. Space, ideology,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J]. Poetics Today, 1989,10(1):91-102.
[7] BROWN PETER. Augustine of hippo[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8] TYSON LOIS. Critical theory today:a user-friendly guide[M]. 2nd ed. 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100.

Free Play of Space and Time:The Parody and Deconstruction in
The Canterbury Tales

WANG Mianmian^{1,2}

(1.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Zhejiang,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Geoffrey Chaucer's *The Canterbury Tales*, a collection of poetic short stories, gave rise to realism and heroic couplets in British literature, earning Chaucer the reputation as "the Father of English Poetry." Firstly, the text parodies a series of typical hierarchical binary opposit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 secondly, the power hierarchy is subverted with entities traditionally deemed weaker exerting power over their counterparts; thirdly, it breaks the traditional ties both between the former or between the latter, to highlight the inst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Finally, the structure of hierarchical binary opposites is thoroughly deconstructed whe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its levels are breach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iterary classic created seven centuries ago, which shows Chaucer's pioneering thoughts well ahead of their broader acceptance.

Keywords:deconstruction; parody; space; time; body; gender

(责任编辑:沈建新)